特殊情况用繁体　遵守规范用简体

繁体字和简化字可以混搭吗？

谢　丹

近日，山东大学在今年硕士学位证书上将其办学宗旨“为天下储人材，为国家图富强”的简体和繁体版混用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另有媒体报道，太原市的李先生还专程到山西晚报社，为狄仁杰“正名”，呼吁把这位唐代名臣名字中的“杰”恢复成繁体字的“傑”。我国大陆以1964年公告、1986年修订的《简化字总表》为国家用字标准。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繁体字也有其使用意义。当代人在“用简”的同时，也应当“识繁”，规范使用，避免出现混乱。

老字号用繁体：历史厚重感

繁体字历史悠久，使用广泛，从古代的竹简、石碑，到民国的报纸、路牌，到今天的名胜古迹、老字号商标，都有繁体字的踪影。在某些特定场合下，繁体字既能体现我国厚重的历史文化，也能满足百姓对传统习惯的特殊情感。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特聘教授黄鸣奋说：“繁体字在我国已经使用了数千年之久，对传统文化的建构与传播贡献不菲，至今在海外华人中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使用者。虽然它笔划较多、书写较慢，但在保存传统文化的意蕴和增加文明认同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现在，使用繁体字最多的地方当属老字号商标。北京的“东来顺”、长沙的“杨裕兴”、上海的“老凤祥”……这些不仅在当地家喻户晓、在全国也声名远扬的老字号都坚持沿用繁体商标。这些繁体商标不仅是一种招牌，更是一种底蕴，还是一种情怀，它承载着的是品牌的成长史和消费者关于品牌的记忆。一位“老成都”这样说：“‘龙抄手’‘赖汤圆’‘钟水饺’这些老字号不管过去多少年，都还是一样的繁体商标，一样的熟悉招牌，一样的鲜香味道，对成都人来说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从小到大的回忆。”

中国书法用繁体：艺术形式美

在中国书法中，一般以繁体字为表现形式。繁体字带着一种古韵，用毛笔写出来，则更显得古朴典雅，意蕴悠长。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语言学教授李明洁认为，文字除了是交际的符号，也是审美的符号。汉字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书法为代表的艺术范式和审美范式。因此，在与审美相关的领域，如书法、匾额乃至当代的广告等形式中出现繁体字皆是符合审美规律的。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朱天署介绍说，他在书法篆刻创作中全部使用繁体字，在给留学生讲授书法时，也要求学生按照传统的中国书法形式，使用繁体字书写。“现在大家都写简体字，但在书法创作和教育中，我们一直使用繁体字，这样能够增加外国汉语学习者对汉字的深入理解。书法艺术承载着丰富的中国文化，需要在学习和使用繁体字中体会其丰富内涵”。朱天署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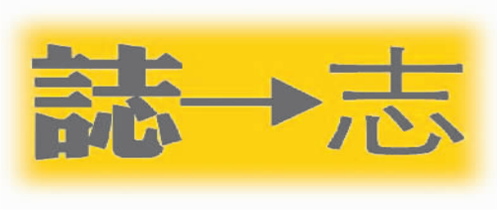
用简识繁　切勿混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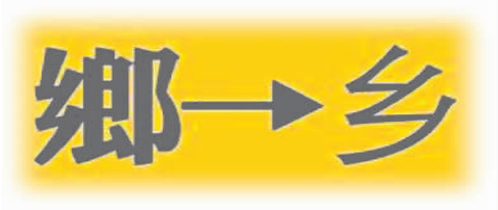
虽然繁体字对于历史传承、文化交流和文明认同有特殊意义，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还是应该遵守国家规定的用字标准，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在“用简”的同时，尽量做到　“识繁”。弄明白哪些情况下可以选择使用繁体字，切勿因繁简混搭而贻笑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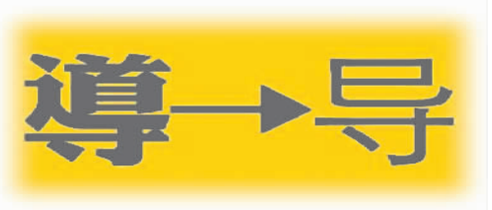
李明洁认为：现代人在使用繁体字时最应注意的问题是“繁简混杂”和“繁简不当”。在诸如法律、文书等正式文本中，应该全部使用国家通用文字，即简化字，不应繁简混杂。同时，“繁简不当”现象目前也比较常见，比如“皇后”的“后”本没有繁体，但经常有人在书写繁体时将其写作“後”，这其实是不正确的。

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南路的一面唐诗墙曾引起众人关注，因为上面的繁体字错用达30余处。如李白《秋浦歌》中的“白發三千丈”一句，“髮”字错用为“發”；王维《春中田园作》中的“舊人看新歷”一句，“曆”字错用为“歷”；王翰《凉州词》中的“古來徵戰幾人回”一句，“征”字错用为“徵”……在使用繁体字的时候若像这样不合规范，繁简混搭，折射出的是书写者文化素养的欠缺。

繁简本是同根生，风韵各不同。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以“识繁用简”为标准，规范使用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优秀而厚重的文化遗产——汉字。







学好普通话很重要

刘　菲

普通话、汉语拼音、简化字这三要素是拥有400多所会员学校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标志，也是新移民创办的海外中文学校与较早时期开办的海外中文学校的区别所在。其中普通话是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多种原因，许多海外华裔子弟从小接触的是家长所操的方言，听不懂、说不好甚至不会说普通话。但是，普通话在当今社会交往中的地位毋庸讳言，所以，是否掌握普通话，对于孩子未来的职业发展十分重要。

据了解，海外中文学校在教学中，大多是将普通话、汉语拼音、简化字三者齐头并进地开展教学，有时往往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受重视程度比普通话还高，突出并侧重普通话教学的并不多。

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开办的这个青少年普通话班的确是量身定制，因为不少学生的父母来自广东、福建、浙江，在家说的是粤语、客家话或其他地方方言，都与普通话相差较大，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在中文学校，即使面对同为华裔的其他同学，也只能用荷兰语彼此交流。

点点滴滴

从周小薇老师的文章（见本版）中可以了解到，不少学生从这个班获益。这也是一个新的办学思路，学生需要什么，中文学校就教什么，急学生之所急。值得大家思考、借鉴。

学说普通话

周小薇

我是一个海外中文教师，在丹华文化教育中心的青少年普通话班授课多年。这是一个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中文口语提高班，估计在海外中文学校中，这样主攻普通话的中文班并不多见。

在我们青少年班里，学习时间最长的一个同学，已经学了3年半了。3年前，她刚来我们班时只会说广东话，读、写一些繁体字。当时她在读中学，希望自己以后能够进入航空旅游服务专业。她意识到提高中文水平对她以后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所以报名加入了这个青少年普通话班。经过3年多的学习，她已经能用普通话比较流利地会话，并能读、写简体字短文。到这学期结束，她将与我们班同学一起学完“汉语会话301句”整套课本。令人欣慰的是，这位同学去年已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第3级，也取得了职业学校的毕业证，目前正在机场实习。她已经能用汉语普通话进行日常工作了。

另一位金同学16岁，是去年9月份入学的。小学时他曾在中文学校学习过几年，之后中断了。现在快要中学毕业了，他才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很迫切地希望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来到我们班后，他学习刻苦努力，补上了一直欠缺的汉语拼音内容，取得了很大进步，现在已经能进行简单的中文会话，并能读写一些简单的中文句子了。他说，现在对中文学习越来越有信心了。

我们班上的学生年龄差别较大，从十三四岁，到二十几岁不等，中文水平也不尽相同，因为要学好中文、学说普通话这一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所以很快就打成一片，成为朋友 。每周六上课时，我会尝试通过多种有趣的方法帮助学生练习会话、听、读和书写等基本技能。在学习过程中，我也会尽量兼顾不同水平同学的要求，展开复式教学，进行有侧重性且有针对性的语言学习训练。对个别需要单独辅导的同学，我则通过帮助他们选择网络在线练习，让他们课后能够在家进行额外补习。此外，我们的学习和训练内容并不拘泥于课本上给出的练习，还选择涉及不同方面的话题进行学习和操练。比如，为适应实际需要，我们不仅让学生练习传统的用笔书写，同时也让他们练习键盘输入法，为日后的中文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班里有几位同学正准备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第4级。作为老师，我期待他们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也期待在新的学期里，有更多的青少年加入我们。

（寄自荷兰）

▶周小薇老师（右前）和青少年普通话班的部分学生合影。

美丽的叶子

张严杰（12岁）

秋日里的一天，我正在认真地写作文。写得有一点累，就放下笔，抬起头来放松一下。外面有一片耀眼的红色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目光。那是一棵又高又大的橡树。可是，这棵橡树却不是大家通常印象中的样子，它有着满树红彤彤的叶子。

放了学，我飞快地向那棵大橡树跑去。到了树前，我绕着树转了几圈，仰起头仔细地观察着这棵又漂亮又强壮的大树。离近看时才发现，原来树上的叶子不全是红的，还有黄的、橘黄的和一些棕色的。我在那里不知道站了多久，心里只想着一句话；“这叶子太美了。”

过了一会儿，　一阵风把叶子吹了下来，把我的思绪打断了。我捡起那棵树的落叶，用手摸了摸，一面很细腻，一面有点粗糙，就像一片薄薄的、脆脆的土豆片。树下还有一些早些时候掉下来的叶子，我的脚踩在那些叶子上，叶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慢慢地走回家，边走边欣赏着路边的景色，观察着大自然的美丽。我不会忘记那棵漂亮的大橡树上的那些红红的叶子。

（寄自美国）

罗马尼亚中小学生

描绘“我心目中的中国”

近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我心目中的中国”中小学生绘画比赛落下帷幕，所有获奖作品均在布加勒斯特植物园内展出。

这是罗马尼亚首次由孔子学院举办的全国性中小学生绘画比赛，得到了校方、师生和家长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在短短半个月内，就已经收到300余幅参赛画作。

同时，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以本次比赛为契机，向罗马尼亚学生详细介绍中国文化，展示现代中国的照片和视频。在教师和家长的帮助下，孩子们从平时的汉语课堂和文化活动中汲取灵感，结合电影、电视上对中国的认知了解，用画笔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中国。

在罗马尼亚孩子们的心目中，“中国”不仅是巨龙、大熊猫、长城、天安门和旗袍等传统元素的缩影，更有时尚现代元素的融合。北京热闹的城市街景、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江南的小桥流水和想象中的中国校园生活等，一个个场景跃然纸上，表达出他们对中国的美好向往。

（孔　萱）

图为部分获奖作品

土耳其小伙和《汉语词典》

郝静秋　文/图

白徐克近影

临近期末之际，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的土耳其留学生白徐克在一次课上向老师和同学分享了一部汉语词典。这部已经在土耳其各大书店销售的汉语词典，是由白徐克和他的研究生导师欧凯教授共同编写的，这是第一部在土耳其本地出版的汉语词典。

“我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的海峡大学参加一场研讨会，突然接到出版社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词典出版了，我高兴得叫了起来！”白徐克回忆道。

这位29岁的帅气小伙，是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高级进修班的一名留学生。今年9月，他将回到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汉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欧凯教授是土耳其唯一的一位中文教授，在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从事教学工作已经30余年。2014年，欧凯教授接受土耳其一家出版社的约请——针对初级汉语学习者，编写一部土耳其本地的汉语词典。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中国和土耳其从古至今都有联系往来。中国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我们也十分关注。编写这部本地词典，可以帮助更多的土耳其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也有助于拉近中土人民的文化距离，推动中土两国的文化交流。”出于这样的考虑，欧凯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

白徐克是欧凯教授的得意门生，欧凯请他一起开展工作。由于之前没有人在土耳其出版过汉语词典，师生二人只能从零开始。词汇筛选、词性归类、中土翻译、例句选择……他们参考了多部在中国出版的汉语词典，同时广泛了解土耳其本地汉语学习者的基本情况。前后用时近一年，修改了几十遍，收录9600个常用词汇的词典终于完稿。其中包括土耳其语中的基本词汇、一般词汇、常用外来语、重要地理名称以及部分缩略语。

“汉语和土耳其语差异较大，我和老师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白徐克说，“词典编写是一项严谨的工作，在编撰过程中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因为编写词典，白徐克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更加“上瘾”。他在硕士论文中以《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三国——拓跋、柔然、高车》为题，对中国古地域历史进行了深度溯源。为了搜集资料，白徐克跑遍了土耳其的各大书店和图书馆，“在我们国家，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还是很少的，根本不够用，我觉得需要亲自去中国搜集”。

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白徐克于去年9月来到南开大学进修。学习之余，白徐克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天津图书大厦，最大的爱好就是搜罗中国的古籍。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购买了70多套关于中国历史的古籍，其中最庞大的当属《二十四史》，“买的时候特别高兴，现在却发愁怎么带回去了。”白徐克笑着说。

白徐克在南开大学的老师关键已从事汉语教学工作28年，她在看得到这部词典后说，“这部词典的编写者既有汉语教授者，又有汉语学习者，再加上编写者对土耳其语言、文化的深层理解，使该词典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准确。”

2015年4月，这部本土化的汉语词典在土耳其出版。“词典小巧，方便携带，里面的词汇量也很适合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很实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汉学系助教艾国强这样评价道。预计今年底，该词典的升级版将与土耳其的汉语学习者见面，收录词条数量增加到近2万个。

在被问及将来有何打算时，白徐克给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汉学家！”不是汉语老师，也不是汉语翻译，而是汉学家。“我知道自己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是它在我的心里异常清晰。我会向我的导师学习，向土耳其汉学系专业的开创者沃尔夫拉姆·爱博哈德教授学习。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土耳其人了解中国，热爱中国，为中土两国的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白徐克如是说。

首部在土耳其本地出版的汉语词典